

那天,卡夫卡邀他的弟子雅诺施一块去以前的王城散步。通常,人们都是先喝一杯葡萄酒或香槟酒再去那里闲逛的。卡夫卡忽儿说:“可惜我们两人都不是容易满足的麻醉品消费者。我们需要更为复杂的麻醉剂。好,我们到安德烈书店去。”于是,两个灵魂深处痴迷于书的人便转道去了书店。

在那里,卡夫卡买了福楼拜的三本《日记》。卡夫卡很喜欢这套日记,他早就读过了,这回是买来送给他的朋友奥斯卡·鲍姆的。见卡夫卡身体虚弱,所以,雅诺施想帮他提书,可卡夫卡拒绝了,说那是令他陶醉的东西,不能让别人来代替自己。雅诺施不解地说,这书既然是你朋友买的,那就不是你陶醉的,我可以帮你拿。但卡夫卡却使劲摇头,“不,不!这不!使我陶醉的正是馈赠。这是最精心安排的陶醉。我不让别人为我服务,从而失去这种陶醉。”

我想,只有真正痴迷于书的人之间,才会感受到这是怎样一份可以让彼此陶醉的美好的馈赠。

这一阵,我因动了大手术,在家里休养,虽说如今消闲解闷的玩艺真是名目繁多,可我

林先生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理发师,他开了家美容店,专门为顾客设计富于创意的发型,生意十分兴隆,其中有位女粉丝几乎每个月都会在固定的日子前来做头发。但有一次,林先生在一个非固定的日子与女粉丝不期而遇,女粉丝说当晚要出席一个



龙腾祥瑞

张屏山 作

芦苇,多年水生或湿生的高大禾草,生长在灌溉沟渠旁、河堤沼泽地等——百度出来的这个介绍吓了我一跳。那么,故乡山脚或山上和水边芦苇几乎一模一样的植物又叫什么呢?我只知道,我们的方言叫它芒花。

作为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孩子,我脑海和记忆中的芒花长在那山脚下、山林里,一簇簇,一丛丛,每到秋天,芒花和水边的芦苇一样飘雪,摇曳生姿。就像一个美女,出落成了最美的模样,在遍地金黄的阳光下,随风摇摆。

小时候的我们,看见芒花飘着絮,看见它们在风中招摇,总要折一根,拿在手里,一边玩,一边回家。

也有大人,拿了镰刀,把一丛丛芒花从底部割断。一捆捆的芒花,被大人拿回家,放到晒谷地上,经过阳光的晒烤,苇絮到处飘飞。能干的下人把苇絮彻底清理干净后,便能扎出一个个漂亮精致的扫把……

来到城市后,我也在路边偶尔

## 美好的馈赠

简 平

发现,最能慰藉自己的还是书籍。编辑室止庵在微博上说,年过五十,大概不该想将要做什么,而要想还没做什么,我还没做的一件事是——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所有作品按照写作顺序重读一遍,这是我欠自己的债,应该早还才是。想想这话没错,因此,我也认真地开始安排自己的读书计划。一天,忽然想读一位法国女作家的回忆录,却是遍寻不着。正惆怅时,



很偶然地在豆瓣读书网上发现一个书友拥有此书,就按上面留着的联系方式尝试问询,不想,很快就有了回复,还说其已看过该书了,既然你想看,那就送给你吧。顿时,心里涌过暖暖的热流。因为离书友家不远,于是,在那个阴霾密布的寒冷的午后,我鼓足勇气,第一次出门去“探亲访友”。我穿了三层棉袄裤,好不容易钻进出租车,然后,摇摇晃晃地爬上书友家的六层楼。当我从书友手中接过那本书时,只觉得这是多么美好的馈赠,一瞬间,因陶醉都有些犯晕了,感觉连天色都亮了起来。

前不久,八十多岁的老作家任大星先生给我寄来了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

说,他还给我打了电话,告诉我他是怀着由衷的高兴一路去到邮局的,在那里过秤、包装、填写邮址,随后挂号交寄……他一边说,我一边想象着整个美妙的过程,同时,与提着馈赠朋友的书而觉着陶醉的一路经过护城河、文策尔广场、市立公园和布莱导街的卡夫卡叠合在了一起,细细体味那种让生命与书相伴的特殊幸福。

到了冬天,记忆最深的莫过于儿时家乡崇明岛的雪。

那时冬天比现在冷得多,一进入大寒季节,一片片、一簇簇白雪就会在寒风中绽放美丽的笑颜悄无声息地下来,天地间弥漫了冬的信息,海岛处处承接轻灵的雪花。

雪花落到了屋脊上、场院里、田野中,整个村庄像童话书被掀开了封页,变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。炊烟在飞舞的雪花中向天空升起,一棵棵树上挂满了毛茸茸、亮晶晶的银条儿,渐渐地那树木的枝干变粗膨胀起来,偶尔几只麻雀停上去,厚厚的积雪从枝头倏忽落下。庄稼地上盖了一层白地毯,柔柔的,绒绒的,人们不忍心用手去触摸它。而几只调皮的小狗、小猫和一群鸡鸭在雪地上撒欢,用它们的脚印为这场乡村的雪刻画了印痕。海岛的雪没有一丝污染,白得纯粹,亮得美妙,农人们看在眼里,喜在心

动”,其实是因为承受不了丈夫不忠的打击和生活的种种压力,准备当晚与家人不辞而别,在离家出走前,她要刻意打扮一番,便来到了林先生的美容店。但是,林先生亲切的语言和真诚的微笑打动了她,使她看到了生活中美好的一面,因而打消了出走的念头。如今,她已经学会平淡地面对生活,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,她特意给林先生发了这条短信。看完短信后,林先生十分震惊,但也颇感欣慰,因为他无意中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,对于那些身处逆境的“迷途者”,有时只需一个职业性的微笑,就能使他们重新鼓起直面生活的勇气。

## 一个微笑

王 奇 伟

重要的活动,请求林先生破例为她加做一次头发。看着女粉丝殷切期待的目光,林先生不忍心拒绝她,而且,为了确保女粉丝在“活动”中光彩照人,林先生设计发型比往常更加细致,一边给她做头发,一边微笑着和她拉家常,他与客人之间的语言交流,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做头发本身所需要的时间。

半个多月后,林先生差不多忘记了这件事,却意外地收到了女粉丝发来的短信,她告诉林先生:那天她所说的“重要活

见过芒花。很小的一丛,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,颇有些寂寞的样子。无人观赏它们,也无人对它们评头品足。

去年秋天,我去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办事,竟然在一幢楼前,发现了好几丛芒花。大学校园里竟然也有芒花,我觉得多少有些

## 芒花与芦苇

厉 勇

稀奇。于是,第二次去那里的时候,我专门带了照相机,把芒花的身影拍了下来。

而我未曾谋面的芦苇(只在电视里或照片里见过,混淆了它和芒花的模样)生长在水边,蒹葭(即芦苇)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水边的芦苇多了几分浪漫和诗意,多了几分温婉和绰约。我想,大抵人们是喜欢水边的芦苇的。你瞧,有



览读大海

徐志文

头,亲切地称白雪为“绵白糖”、“白米面粉”,昭示吉祥和希望。

那时候,雪下得大,下得勤,一眨眼,大地苍茫素裹,常常一场雪来不及化,新雪接着下来了。那时的雪,好像是孩子们

## 崇明的雪

郭树清

的专利,在缺少玩具的时代,这雪恰似大自然赐予的神物,下大雪时,孩子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追逐着,欢呼着,蹦跳着,堆雪人、滚雪球、打雪仗,全然不顾浑身都是雪,把欢笑飞洒在雪花里。最热闹有趣的是“打冰凌”(家乡方言叫“凌泽”)。屋檐上的雪花积多了,往下挂,形成一道道

冰凌,晶莹剔透,小伙伴们或是将它取下,高举在手中挥舞着当作“兵器”,兴奋地欢叫着震耳的“拼杀声”,全然不顾浑身上下湿漉漉的,玩得不亦乐乎。或是用树枝、竹竿敲打,断裂声像一阵打击乐,好听极了。待到“凌泽”融化时,冰水一滴滴地顺着凌泽流淌坠落,宛如冰帘瀑布,在阳光的照射下洁白如玉,水珠轻扬,银光闪烁,分外迷人。

然而,我更痴迷着雪花的变幻。每当彤云密布、大雪欲来的时候,凝望着滚滚的乌云,期盼着



夜光杯

人的博采月光的苇,月光下,水边的芦苇像是有了灵性,风姿更加迷人。还有人为水边的芦苇赋诗:蓬一苇可航。也许,诗人幻想,手里拿着一根芦苇,便可轻轻渡过这水岸,像神仙一样,偷得几分闲适和逍遥。

在杭州西溪湿地,芦苇是秋天赋予大自然的宠儿,那里有着成片的芦苇,壮观而妖娆。乘兴而来的游客尽可以泛舟,芦苇的倒影和真实的芦苇,相看两不厌。当微风乍起,虽然有着丝丝凉意,却依然能让你心里泛着暖意和美好。

所以,在我心里,山中的芒花实用,水边的芦苇浪漫。

对了,还有一根芦苇长在人的脑子里。因为帕斯卡尔有个经典比喻,人是一棵会思考的芦苇。在这样一个季节,因为芦苇,我们的思绪便可以自由飘飞。

## 十日谈

草木篇

一株水竹教会人们如何尊重生命。

雪尽快地飘落。当雪花细细疏疏初下时,雪花如散粒抛洒,徐徐降落,或无声无息,或窸窣窸窣;继而,鹅毛般的大雪洋洋洒洒,飘落的速度快慢有致。稍有微风吹拂,雪花犹如玉龙鳞甲,随风飘散,漫天飞舞,飘落在树枝上,顿时,千树万树忽如梨花盛开一般,耀眼迷人;飘落在原野上,一望无垠的旷野,一片纯白,一片苍茫,在一片雪的海洋里,分不清哪里是路,哪里是天,哪里是地,仿佛置身于虚幻仙境中,令人陶醉。

冬雪,曾给了我无限的遐想和希冀。雪在农人的眼里,与他们的每一个日子都息息相关。到了冬天,人们就盼着雪的来临。“瑞雪兆丰年”。

雪,是大自然派来的使者,给紧张的年添上个完美的句号;雪,是庄稼的主人,给它们盖上了一层棉被;雪,是一切害虫的天敌,冻得它们颠沛流离;雪,是文人笔下的天使,摄影人镜头下的精灵。我更喜爱和赞美故乡的雪。

有同事推荐《秘境里斯本》,找来一看,果然对胃口。导演拉乌·鲁兹,是居住在法国的智利人,2011年8月因病去世,《秘境里斯本》可算是他生前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了。拉乌·鲁兹是一个多产且风格化的导演,一生拍摄100多部电影。他的先锋电影,颇受好评,而他根据世界古典名著改编的电影,同样受人追捧。好多年前,我收过他的一部电影《追忆逝水年华》,改编自法国意识流巨匠普鲁斯特的同名小说。虽然,要将文字所产生的自由流动的意识转化成实际的影像,有一定的难度,但拉乌·鲁兹敢于挑战,令人大感惊喜和叹服。

《秘境里斯本》根据19世纪葡萄牙卡米洛·卡斯特罗·布朗库古典名著改编。和《追忆逝水年华》相似的是,这也是一部现在和回忆交织的电影,只是它不再着重人物的“意识”流动,更关注故事本身,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讲述中,将过去和现在贯通起来。细细想来,《秘境里斯本》所有的故事,竟都跟“爱欲”有关:男孩若昂的母亲安吉拉爱上没有继承权的贵族青年,未婚先孕,生下若昂,遭安吉拉父亲的反对,安吉拉父亲雇用“杀人魔”刺杀若昂,迪尼斯神父出高价和“杀人魔”达成协议,救下若昂;迪尼斯神父也是一个私生子,当年他的父亲和母亲私奔,母亲难产而死,父亲伤心欲绝,遁入空门;迪尼斯神父年轻时爱过一个女人,不过这女人爱的是别人,女人的结局并不完美,最后死在迪尼斯的怀抱;这女人有个女儿伊莉莎,成人后,和改名换姓的“杀人魔”有过一夜情,伊莉莎想继续交往,遭拒后,她开始实施报复;男孩若昂长大后爱上一个女人,却是伊莉莎,她要男孩行刺“杀人魔”,此时,若昂才知道,“杀人魔”也算是自己的救命恩人……这所有的“爱欲”故事,都蒙着一层“神秘”的烟云,事实上,驱开那层烟

壬辰正月十五,在上海罗店镇宝山寺,举办了著名画家徐志文丈二巨制《览读大海》的捐赠仪式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徐志文对宝山家乡捐赠绘画作品不是第一次,从中折射出他对家乡的深情。海上画坛,宝山人民的大家出了不少,徐志文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就像徐志文感叹,一个贫寒农家子弟,能拿起画笔挥写人生春秋,家乡的情感是永远无法忘怀的。扬子江的滔滔东流水、田陌河塘如网交织的村落,乃至一眼清澈甜冽的瓦井,无不勾起他对家乡的眷恋。半个

多世纪过去了,无论身在何处,生逢窘境还是光环荣耀,都无法忘怀,无数次午夜梦回。罗店镇上的上海宝山寺已有五百年历史,去年在历经五年时间的移地重建后落成,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全堂佛像开光庆典。祥和庄重,佛光普照,又一次成了他向家乡捐画的契机。

其实徐志文捐赠的《览读大海》,也是他整个从艺经历的缩影。喜欢海的人,心胸必定是宽厚的。徐志文行旅在海声依旧的大海边,寻觅着他的独特感悟,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想到很多,内心涌动激起创作的思绪。当今画坛,徐志文是首屈一指的海景画大师。《览读大海》是一种胸怀的畅想,渴望的情愫是令人向往的自然演绎。徐志文正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上远望,悟出了大海的心境,画出了前人未至的境界。天马行空的轩然心魄,激越的交响诗篇,打造出一曲天籁之音。这是传统文人画的延续。

那天的捐画活动庄严肃敬。我想,徐志文的巨制找到了归宿,也为弘扬文化艺术做了一件善事,功德无量。离开宝山寺的时候,夜幕降临。欢度元宵佳节的璀璨夺目烟火映入星空,一个人能为文化做点事,心里应该愉悦呵。

云,凸现的是19世纪里斯本、葡萄牙,乃至欧洲的世相风情:上流社会、贵族等级、宗教神庙、身世之谜、婚恋情仇……置于这样背景中的“爱欲”故事,浸染了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《秘境里斯本》片长四个半小时,算是长部电影,假如你有思想准备,竟然不会觉得冗长。为什么?因为它独特的叙事结构。在情节上,这不是一部一以贯之的电影,换句话说,它不是只有唯一的一个紧张故事的电影,它包含有几个互有关联的小故事,各个小故事间的转化,让你透气,使你喘息。每个小故事,都有一个叙事人,从自己的视角讲述,而且,语调是那样舒缓低沉,那样心平气和;每个故事中的人物,碰撞又离开,交集又远去。而故事连着故事,故事套着故事,曲曲折折、回环环,宛如一个迷宫,你饶有兴味地走进,也饶有兴味地走出来,处处存在转折,时有惊人发现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《秘境里斯本》是一部悬念剧,但它解开悬念和扣子,是在一种不紧不慢、不急不躁的电影语境中进行的,就像是午后客厅的一次阅读,黄昏田野的一次漫步,月夜窗前的一次期许,没有火气,没有慌忙,不知不觉中,我们就寻找到了答案。导演的运镜和场面调度,从容不迫、转换自如、节奏自然、张弛有致。没有快速剪辑,只有镜头悠长、缓慢地移动,人物关系和故事又在长镜头内部重新组合。电影画面如巴洛克风格的油画,而室外景致又如同绚丽的西洋风景画,每到关键之处,美得令人迷醉的音乐就响起,想想,还有什么样的电影,能让我们这样赏心悦目呢?



读碟

## 秘境里斯本

刘伟蓉